　　只因女儿打破了白月光的水杯，老公就勃然大怒命令她用嘴捡碎片。

　　女儿吓坏了，慌忙趴在地上收拾，扎的满脸鲜血淋漓。

　　我出来将孩子护在身后：“岁岁不是故意的，她还小，让我扫起来吧。”

　　谁知被白月光痛斥：“慈母多败儿，他们母女现在就敢反抗你，将来联起手来还指不定多叛逆呢。”

　　老公同意她的话，将我和岁岁送到了他远房老姑家里。

　　“这里与世隔绝，遵循礼教，夫为妻纲，父为子纲，你们在这里好好学，半年后我再接你们娘俩出来。”

　　期限一到，老公带着零食玩具接我和女儿回家。

　　谁知我刚见到他就双腿一软跪倒在面前：“父神大人，贱妾给您磕头了。”

　　1

　　陆泽辰来的时候身边跟着温如雪和他的几个朋友。

　　手里还提着很多东西，有岁岁最喜欢的零食和玩具，还有以前我舍不得买的化妆品和首饰。

　　我穿着一身素衣，站在一个老妇人身边，低垂着眉眼，不敢抬头看。

　　温如雪看到我惊喜地大叫一声：“泽辰你看，姐姐在这儿呢，她现在安静乖顺，比以前更像个大家闺秀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也满意地点点头：“时云，经过这半年的修身养性，看来你真是大有长进，舍弃了你那庸俗的装扮，打扮的越发清丽了。”

　　“女人就是要像你现在这样，贤良淑德，以夫为天，才能做好我的贤内助。”

　　他又笑了笑：“不过现在不用了，我就是让你来体验一下古人的礼教，体验也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家过好日子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自己说了半天，奇怪我怎么不动。

　　“什么意思？还在生我的气，不想理我？”

　　话音刚落，我察觉到了他的怒气，双腿一软跪倒在了他面前：“父神大人恕罪，贱妾给您磕头了，请父神责罚。”

　　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，陆泽辰退后一步，嫌弃地看着我：“时云，你发什么神经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”

　　我跪在地上拼命磕头，磕的脑门上都渗出了血迹：“得不到父神大人的允诺，贱妾不敢平身。”

　　周围几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陆泽辰身上，其中一个兄弟开口：“辰哥，玩大了吧，再怎么样这毕竟是嫂子啊，不能把人逼成这样吧。”

　　陆泽辰冷喝一声：“胡说八道什么呢，这里好山好水的，住的全是部落里的淳朴百姓，谁逼她了？”

　　他伸出手来拉我：“有什么事你起来再说。”

　　我刚从地上弹射起来，就拼命地往树干后面藏：“父神大人不要打我，贱妾知道错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狐疑的目光看向老姑，那老妇人急忙掀起我的衣服给他查看：“泽辰啊，我们可没有打过她哦，你看身上白白净净的连道伤口都没有。”

　　陆泽辰仔仔细细地看过，变得更加恼怒：“时云，我还以为你变好了，原来都是演戏演给我看的。”

　　“既然你那么不想离开，那好，把岁岁交给我，我们父女不在这儿碍你的眼行了吧。”

　　提到女儿，我小心翼翼地从树后面探出半个身子。

　　陆泽辰冷哼一声：“后悔了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岁岁带出来跟我一起回家。”

　　“岁岁，岁岁……哈哈哈哈哈”

　　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我突然大笑起来。

　　温如雪被吓了一跳，惊叫着往陆泽辰身后躲：“时云姐她莫不是疯了？”

　　陆泽辰仿佛没听到她的话，急急地逼问我：“岁岁她在哪儿。”

　　我转过头来看着远方，眼底流露出向往的光芒：“岁岁啊，她去过好日子了。”

　　2

　　陆泽辰不解：“什么好日子？”

　　可无论他怎么问，我都不肯再说一个字。

　　陆泽辰恼了：“时云，这就是你的计谋吧，先偷偷把女儿送走，又装疯卖傻骗过我，目的就是为了独占女儿，告诉你，岁岁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”

　　温如雪急忙拉住他：“我觉得这事和时云姐姐没关系，一定是村里的爷爷奶奶都很喜欢岁岁，舍不得让她走。”

　　“你看，不如就让岁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日，等过段时间我们再来接她。”

　　陆泽辰向来对温如雪言听计从，他听从了她的建议，却坚持道：“岁岁暂时留下可以，但时云我一定要带走。”

　　“你不是喜欢装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要装到什么时候。”

　　我被陆泽辰带回了家才知道，自从我走后温如雪就收拾东西住了进来。

　　现在整个家被她重新装饰了一遍，再没有以前的半分痕迹。

　　我呆滞地走进家门，蜷缩在客厅的角落里，唯恐脚下的泥土沾脏了地板。

　　温如雪坐在沙发上大方地招呼我：“时云姐，你快来坐啊，在那里做什么。”

　　我浑身打了一个激灵，又立马对着她叩拜：“拜见夫人，贱妾不敢和您同坐。”

　　随后用带来的纸壳子垫在地上：“贱妾坐这里就好，坐这里就好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的眉头深深皱起：“时云你魔怔了吧，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为什么连坐都不敢？”

　　“你是不是还在误会我和如雪的关系，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，她现在只是我一个很普通的朋友而已。”

　　他提起我的耳朵：“你听清楚了吗，复述一遍。”

　　我乖乖听话：“是，温姑娘是父神大人很普通的一个朋友。”

　　尽管我很乖顺，可陆泽辰却越听越别扭：“你能不能改改你对我的称呼，像以前一样，叫我泽辰就好。”

　　我立马又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：“是，泽辰大人。”

　　陆泽辰本来想生气，可发出来的脾气好像一拳头打在了棉花上。

　　最后只能妥协：“懒得管你，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”

　　吃午饭的时候，桌上摆满了菜，我站在桌边上伺候，不敢逾越分毫。

　　陆泽辰起初觉得我在怄气，不停地使唤我，企图把我逼回原形。

　　可我对他毕恭毕敬，眼神里没有丝毫埋怨。

　　直到他把一盏热汤放在我手上，然后故意用勺子打翻掉。

　　我死死地用手捧住汤碗，直到滚烫的汤汁流满了双手也不肯放开。

　　手背和手指上满是血红的燎泡，陆泽辰瞳孔骤缩：“时云你干什么，赶紧放开啊。”

　　他迅速把碗摔碎，拉着我的手在凉水管下冲洗。

　　随后拿来医药箱，将我安置在饭桌前的沙发上坐下：“别闹了，我给你上药。”

　　看着面前的一个个装着饭菜的白色瓷盘，我神色大惊，打翻了医药箱蜷缩到桌子底下捂着耳朵叫喊。

　　“吃人了，吃人了，我不要杀人，我不要被吃掉！”

　　3

　　陆泽辰手脚并用，慌忙安抚我：“阿云，阿云，这里很安全，没人要吃你。”

　　他深深叹了口气：“看来阿云是真的有点不对劲，我认识她这么多年，这不像是装的。”

　　温如雪说：“虽然我和你一样，也很担心时云姐，但是她才回来一天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。”

　　“你别忘了你送时云姐过去的目的是什么，如果她真是装的，你这么容易妥协，以前做过的努力可都前功尽弃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看我这幅模样，眉间竟然有隐隐的心疼：“那你说该怎么办。”

　　温如雪微微一笑：“我知道她最在乎什么。”

　　她凑到陆泽辰身边耳语一阵：“这样做，我就不信她还能装的下去。”

　　陆泽辰看上去迟疑了一瞬，不过最后还是同意：“我相信阿云，也知道她的底线，她肯定不会这么做的。”

　　我受了惊吓，在卧室里昏睡了一晚，醒来就看到床边放着一套性感睡衣。

　　温如雪站在窗边，陆泽辰不在这儿，她也卸下了那副伪善的嘴脸。

　　“时云，你高兴吗，这是泽辰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应该感谢我可怜你一回，因为我已经穿着这件睡衣，和你的老公在一起不知道滚了多少遍床单了。”

　　她以为我会暴怒，会像以前那样跳起来骂她是贱人。

　　可这次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乖乖起身，把睡衣穿在了身上。

　　温如雪冷冷一笑：“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的眼睛，让泽辰疼爱你，怜惜你？”

　　“告诉你吧，今夜过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比我还放荡的女人。”

　　恰好陆泽辰推门进来，温如雪噤了声。

　　这半年来我的皮肤经常处于灰袍的包裹之下，一天到晚晒不到日光。

　　所以肌肤看上去莹白如雪，亮的放光。

　　陆泽辰将视线放在我身上，一时之间竟然看直了眼。

　　温如雪眼底射出怨毒的光，她提醒陆泽辰：“泽辰，你可别耽误了正事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跑不了的。”

　　陆泽辰从怔楞中回过神来，转身问我：“你叫我父神，是不是我让你做什么你都会照做？”

　　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乖乖地点了点头。

　　陆泽辰把一件大衣披在我身上：“那好，现在楼下有一群男人，都是生意上和我有往来的。”

　　“你现在走下楼去，把大衣脱下来，用身体去伺候他们一晚，你也敢吗？”

　　我乖顺回答：“父神的指令没有敢不敢，只有从不从。”

　　说完，我披着大衣毫不犹豫地走向门口。

　　就在手指碰到门把手的时候，陆泽辰却突然叫住我。

　　“时云，你可是我的妻子，我以丈夫的身份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你也不反抗吗？”

　　我轻轻点头：“嗯，不反抗。”

　　打开屋门，楼下一群形状各异的男人流着口水，正在跃跃欲试。

　　我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走到最底层的时候，果断地把身上的大衣脱了下来。

　　那群男人中爆发出一阵起哄声，陆泽辰却突然像疯了一样冲过去盖住我的身体。

　　他拿起桌子上的杯子砸向那群男人，砸的他们个个四处逃窜。

　　“滚！都滚啊！不试了，我不试了。”

　　4

　　人群散去，陆泽辰紧紧抱住我的身体，将我裹得密不透风。

　　“阿云，你不是最在乎贞洁，最在乎名声吗，怎么我这么对你你都不反抗啊，你是傻的吗？”

　　我无法回应他，只是呆呆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父神的命令不可违抗。”

　　“够了！别再说了。”

　　我不明所以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不是说他喜欢听话的女人吗。

　　我都这么乖顺了，为什么他还是在一直发脾气。

　　村里的婆婆可都说过，外面的男人说什么都可能是假话。

　　只有一句是真的，那就是他希望你听话。

　　于是我默默点头：“好，我听话，父神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几乎要抓狂，濒临崩溃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了岁岁。

　　“对，岁岁是我们的女儿，你一向是个好妈妈，在孩子面前你就不会这样了。”

　　他站起身来匆匆忙忙收拾东西，“我就去部落里把她接回来让你们母女团聚，岁岁在外面待了那么久也该待够了。”

　　可陆泽辰赶到部落村口的时候，那里早就封了村，方圆百里不见一个人影。

　　要不是前不久前才把我从那儿接回来，陆泽辰都要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村子存在。

　　他以为或许是岁岁早就出来，被亲戚朋友接走。

　　于是四处打电话询问，甚至连岁岁半年没去过的幼儿园都问了，仍然找不到岁岁的下落。

　　陆泽辰一身狼狈地回到市区，心急如焚地赶回家里。

　　他给岁岁买的玩具还堆放在桌子上，岁岁不在的日子他每天都拿出来看一看。

　　每每想到那天的事，他也觉得后悔。

　　只希望将来把岁岁接出来，他们父女俩能解除误会冰释前嫌。

　　陆泽辰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穿戴正常，还是缩在客厅的那个角落里。

　　他找了许久实在没有办法，又跑过来向我询问岁岁的下落。

　　“阿云你告诉我，岁岁到底去了哪儿。”

　　“她不仅是我的女儿，也是你的女儿，她自己在外面失踪了那么久，你就不担心吗？”

　　我看着陆泽辰着急的模样，努力回忆着岁岁这个名字。

　　不一会儿，我就笑出声来。

　　“你说岁岁啊，她没有失踪。”

　　陆泽辰狠狠松了一口气：“太好了，那你告诉我她在哪儿？”

　　我噗嗤一笑：“她啊，是被我嫁出去了啊。”

　　陆泽辰两眼一黑跌坐在地上：“你说什么？岁岁她才5岁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”

　　5

　　我不理会陆泽辰的反应，喃喃描述着那天的场面。

　　“岁岁穿着大红的嫁衣，脸上带着笑，慢慢走向她的父神，村子里每个人都很高兴，他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，庆祝岁岁的新生。”

　　我痴狂地抓住陆泽辰的胳膊：“你不是也一直希望岁岁快乐吗？现在她找到自己的幸福了，你应该和我一样，为她感到高兴才对啊。”

　　陆泽辰满脸难以置信：“疯子，你这是在犯罪你知不知道？”

　　我摇了摇头：“大人您是生气了吗，贱妾惹您生气了，您惩罚我吧。”

　　我把脸凑到他的手下，示意他扇我巴掌：“大人说贱妾有罪，您打我吧，您不打我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被我的反应惊地目瞪口呆，我又去求温如雪：“夫人，您代替大人打我好不好，求您了，我好难受，好痛苦。”

　　温如雪吓得躲在陆泽辰身后：“泽辰你看，时云姐该不会是故意引导我出手，让你埋怨我吧。”

　　“你相信我，我一直都把时云当成最好的姐姐，从来没有想要伤害她。”

　　陆泽辰皱着眉头看我这幅疯癫的模样：“如雪别害怕，都现在这个时候了还敢拿自己的亲生女儿做局，我看她真是丧心病狂了。”

　　“这世界上哪有那么残忍的母亲？”

　　温如雪灵机一动：“你说会不会这一切都是时云姐的骗局。”

　　“那个自称是你远房老姑的女人是凭空出现的，以前你从来都没有见过，说不定就是时云姐雇的演员。”

　　“而且那个村子里那么晒，时云姐在哪儿生活了半年，居然一点变黑的痕迹都没有，反而越来越白。”

　　陆泽辰恍然大悟一般：“你是说整个村子都是她找的演员？实际上她根本没在里面住过，唱这么一场大戏只是为了带走女儿和我离婚？”

　　“怪不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村子，原来是演出到期了。”

　　温如雪吐了吐舌头：“我可没说那么多，这都是泽辰哥你自己说的。”

　　陆泽辰将我从地上拽起来：“时云，这些年来我除了对你们母女俩严厉了一点，可自问没有亏待过你们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的离开我？难道你真的在外面有了男人？”

　　他狠狠掐住我的脖子，肺腔中的空气逐渐稀薄，我的脸憋成了紫红色，眼神里全是惊忧和害怕。

　　陆泽辰一脸愤恨地盯着我，最终还是没下毒手。

　　他狠狠将我摔在沙发上：“你可真耐得住性子，都现在这个时候还在装！”

　　“我就不信岁岁那么大一个人能消失，你等着我把孩子找回来，主动权可就不在你手上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带着温如雪离开，把我反锁在卧室里面。

　　“让她自己在这儿反省反省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就什么时候出来。”

　　他们二人出去了一整天，直到半夜才回来，为了找岁岁陆泽辰甚至已经报了警。

　　还是没有找到岁岁的蛛丝马迹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警察建议要先把我带到警察局做笔录，了解事情的发生经过。

　　陆泽辰这才想起来接我。

　　考虑到我一天滴水未进，他们来的时候还特意给我买了我最爱吃的那家小笼包。

　　陆泽辰走进屋子里，发现黑着灯，以为是我还在和他赌气。

　　“虽然你不懂事，总是装疯卖傻，但我心里还是想着你的，给你带了饭，快起来吃吧。”

　　我躺在床上丝毫未动，温如雪帮着过来叫我。

　　没想到一靠近我的身体，她就吓的惊叫起来：“时云姐，时云姐她自杀了。”

　　6

　　陆泽辰顿时变得惊慌失措，颤抖着手指伸过来探我的鼻息。

　　温如雪在旁边拼命阻拦：“泽辰哥你别去，小心她用颜料骗人，就是为了伤到你。”

　　可一向对温如雪言听计从的陆泽辰此刻红着眼对她大发脾气：“滚开，阿云都割腕了，流了这么多血，你是非看到她死了才甘心吗？”

　　温如雪从来没见陆泽辰对她那么凶过，眼底委屈地氤氲上了泪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泽辰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”

　　几缕碎发散落下来，加上在外奔波劳累了一天，温如雪看上去梨花带雨，柔弱可人。

　　可陆泽辰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一把将温如雪推来，抱着我就往外跑：“为我好就滚开，不要拦着我救阿云。”

　　陆泽辰没叫救护车，将我放进他的车里，一路飙车，一连闯了十几个红灯。

　　他有洁癖，还有轻微的晕血症，现在车里充满了血腥气，他却还是忍着头痛把车开的又快又稳。

　　到了医院，他抱着我以最快的速度将我送进急诊室。

　　手术室里的灯亮了很久，陆泽辰在外面急切的等着，连温如雪是什么时候来的都不知道。

　　他对着医院的白墙不断祈祷：“一定要保佑我妻子脱离危险，平安无事。”

　　温如雪刚刚遭遇了陆泽辰的冷落，这会儿也变得乖巧了起来。

　　假装啜泣着掉了几滴眼泪：“时云姐他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”

　　不一会儿从手术室里出来个医生，陆泽辰急忙上去问我的情况。

　　医生拿出风险单让签字：“割腕的血止住了，已无大碍，麻烦你签个字。”

　　陆泽辰看着那些个需要承担的风险条款，顿时两眼一黑：“不是无大碍了吗？怎么还要签字？”

　　“虽然失血的伤解决了，可她的内伤太严重了，浑身上下的器官竟然没有一个是真正完好无损的。”

　　医生叹了口气，又摇了摇头：“而且这些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真不知道承受着这么多的内伤，她是怎么熬下来的。”

　　陆泽辰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浑身上下都在叫嚣着不可能。

　　这一切不是时云为了离开他设下的局吗，为什么她的身体里有那么多的内伤？

　　医生看他在发呆，急忙叫他回神：“病人家属，赶紧的吧，再晚一点签字就救不回来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用不断颤动的手腕控制着笔锋，他向旁边的温如雪求助：“我的名字怎么写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　　温如雪假惺惺的姿态一秒破功：“泽辰，你担心时云到这个地步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吗？”

　　陆泽辰积攒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倾泻而出：“是！时云是我的妻子，我就是担心她！”

　　“我不能失去她，没有她我活不成！”

　　 最终他在急剧的悲痛情绪中哆哆嗦嗦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　　护士又从手术室里跑出来报告：“不好了，病人的两颗肾都可能保不住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目光幽幽地将视线转向温如雪。

　　温如雪一脸惊恐地后退：“泽辰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看着我。”

　　7

　　陆泽辰抓住温如雪的手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：“医生，拉她去配型，她很有可能会配型成功。”

　　当年我和陆泽辰的相识就是一场骗局。

　　温如雪那时找了个比陆泽辰更有钱的男朋友，又不想和他彻底分手。

　　于是哄骗他：“我肾衰竭活不长了，来世再和你做夫妻。”

　　陆泽辰听了非常伤心，四处给温如雪寻找可配型的肾源。

　　他就是在那时找上了我，为了让我心甘情愿给温如雪捐肾。

　　他假意和我谈恋爱，哄骗我温如雪是他的妹妹，一骗就是半年。

　　最后温如雪实在瞒不下去了，将真相告知陆泽辰，和他的新男友远走高飞。

　　温如雪走了以后，陆泽辰消沉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自己爱上了我，没过多久就和我求了婚。

　　我们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好日子，直到去年温如雪突然出现，只字不提被有钱男友甩了的事。

　　却口口声声说自己心里一直放不下陆泽辰，问他还要不要她。

　　陆泽辰当场表态：“我现在已经有阿云了，以后我们就只能做普通朋友。”

　　温如雪哭哭啼啼地答应了下来，可随后就以普通朋友的名义搬进了我和陆泽辰的家。

　　自从她搬进来后处处挑拨离间，我们两天一小吵，三天一大吵再没过过安生日子。

　　现在陆泽辰径直将温如雪拉进配型室里：“医生你赶快试试，她行的，她一定行的。”

　　温如雪满脸不情愿：“泽辰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，我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不想给时云姐捐肾。”

　　陆泽辰没等她话说完就冷声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难道连这点小事都不肯为我做吗？还是你说的爱我都是假的，实际上只是图我的钱而已。”

　　温如雪没想到，一直以来都是她在利用陆泽辰，没想到现在陆泽辰居然能搬出爱的名义来要挟她。

　　她急得慌忙解释：“泽辰，没有的事，我当然是爱你的。”

　　“那你就乖乖配型。”

　　配型结果出来后，温如雪的肾脏果然和我的相吻合。

　　温如雪本来想配型走个过场，没想到真的会配型成功，她对着陆泽辰直摇头：“不要，泽辰求你，我不要被挖肾。”

　　陆泽辰事先买通了医生，强行将她推进了手术室。

　　进去的前一刻，温如雪紧紧抓住陆泽辰的衣角：“求你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跟时云姐争了，你不要让我进去。”

　　陆泽辰狠下心，将她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：“那可就由不得由不得你了。”

　　移植手术成功，警局打来了电话，警察告诉陆泽辰：“岁岁还没找到，但是那个声称是你远房老姑的女人找到了。”

　　8

　　那老妇人满脸皱纹，坐在警局的审讯室里。

　　陆泽辰眼睁睁看着我刚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抢救，现在看见那老太太只想过去掐死她。

　　他声嘶力竭地怒吼道：“说，你对我妻子做过什么？又把我女儿弄到哪儿去了！”

　　老太太脖子一梗：“泽辰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你老姑啊，我们是亲戚，我又怎么会害你的妻子和女儿呢？”

　　陆泽辰急了：“当初就是你把她们带进去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　　老太太不认账：“我只是找上门和你说我那儿有那么个地方，只有你的妻儿是你自己送进去啊，怎么能怪到我身上。”

　　陆泽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是啊，当初是他嫌她们不听话，送进去之前甚至摆脱里面的人好好教训。

　　如果不是他，阿云怎么会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。

　　如果不是他，岁岁又怎么会至今下落不明。

　　那老妇人不交代，又没有现成的证据，警察没办法，只能将她暂时关押。

　　陆泽辰失魂落魄地回到医院里，在我的病床前守了整整七天七夜。

　　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重重地扇了自己一巴掌：“都是贱妾没用，没能以死赎罪。”

　　陆泽辰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按住我的手，慌忙将我抱进怀里。

　　“是我没用，没能保护好阿云，你打我吧，该打的人是我。”

　　看着陆泽辰悔过的态度，我还是呆呆傻傻地看着他的脸，低下头去不断道歉，越道歉情绪越激动。

　　陆泽辰哭着喊我：“阿云，阿云，你别这样，你清醒一点。”

　　最后是喊来护士给我打了一针镇定剂我才安静地睡下来。

　　据医生分析，我可能是受过强烈的刺激，得了某种精神性疾病。

　　现在的情况要等我醒了以后进行药物干预，加上家人的陪伴，我或许可以慢慢恢复记忆。

　　我醒过来之后每天都被喂进大量的药片，陆泽辰就陪在身边，一刻都不曾离开。

　　温如雪痊愈那天来病房找陆泽辰。

　　没想到想来温柔以待的男人如今对她视而不见。

　　只是伏在床头守护着我：“阿云你快点清醒过来好不好，等你醒了，等我找到岁岁，我们一家三口要在一起好好过日子。”

　　温如雪看了嫉妒地流泪，她轻声叫喊陆泽辰：“泽辰哥，你看看我，我是如雪啊。”

　　陆泽辰被她叫的突然回过神来，他转过头来狐疑地盯着她：“你不是说阿云一直在演戏给我看吗？可为什么那天说她受了严重的内伤你却一点都不惊讶。”

　　温如雪的眼神躲闪，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那天，我可能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而已。”

　　陆泽辰不信：“这段时间你一直在诱导我阿云是在装病，我看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定是与你脱不了干系。”

　　他抓住温如雪的手腕：“走。”

　　温如雪踉踉跄跄地跟在他身后：“泽辰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”

　　“跟我去警局对峙。”

　　9

　　陆泽辰陪在我身边那么久，我都没有半分要醒的意思。

　　他这一走我的意识反而清醒了过来，好像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。

　　警局里，那所谓的老姑看到温如雪的第一眼明显慌乱了几分。

　　陆泽辰看出了端倪，故意把温如雪往前推：“这是你的同伙吧，现在她也落网了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。”

　　温如雪拼了命的使眼色，可是那老妇人一个都没看懂。

　　她神情激动地说：“温小姐，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，事成之后就结尾款，让我咬死都不要承认。”

　　“怎么现在连你都进来了，我还能和谁要钱去啊。”

　　见事情败露，老妇人也不再隐瞒：“我要是说了，我这个年纪你们可得给我宽大处理。”

　　原来这个所谓的老姑只是一个中间人。

　　在森林的山里住着一个原始部落，叫灵图。

　　这个部落里以男为尊，不管是家里的女人还有孩子都要称呼男人为父神。

　　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，每个女人都自称贱妾。

　　本来此部落游荡而生，与世隔绝，可近几年人丁凋零无以为继。

　　老姑在旅游的时候掉进深山差点被同化，她灵机一动：“我可以帮你们诱拐现代人，你将他们驯化就成为自己人了。”

　　族长同意了她的提议，放她离开寻找目标。

　　本来为了能活命，她找的都是没有身份户籍的黑户。

　　可温如雪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找到了她，她提出：“你帮我驯化两个人，事成之后我给你一大笔钱。”

　　老姑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上瞒下欺，把我和女儿领进了部落。

　　部落里的女人身上终日穿着用植物和泥土制成的灰袍，吃饭吃的都是生食。

　　所有女人都必须跪着侍奉男人，稍有不从便会严加打骂。

　　因为老姑特意交代过，不能在我身上留下伤口，所以部落里的人用老姑留下的布包裹住我的身体。

　　最后用半棵树那么大的棍子打我，外表看上去完好无损，但五脏六腑都被打的移位。

　　受刑的人有口难言，痛不欲生。

　　老姑开口说道：“那女人骨头太硬，打成那样都没能让她屈服，嘴里还一直喊着泽辰泽辰的。”

　　陆泽辰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头一歪靠在旁边的桌子上，差点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。

　　“直到……”

　　“直到什么？”

　　陆泽辰追问。

　　“直到村子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河神祭祀。”

　　“那是部落里自古至今的传统，每年都要挑一个童女去献祭给河神为妻，到了这一代已经无人可去，所以他们盯上了那个女人的孩子。”

　　陆泽辰大脑嗡的一声轰鸣，如遭雷击。

　　他知道，他们说的那个女孩是岁岁。

　　“那女人为了不让岁岁遭难，在短短三天之内就逼着自己驯化成了一个原始人，甚至比部落里的人更服从礼教。”

　　“她以为这样就能换她的孩子活下来。”

　　“但是没用的，祭河神躲不过，小女孩还是去死了。”

　　陆泽辰栽倒在地上，捂着胸口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：“你说什么？岁岁她……死了？”

　　10

　　我被缠在噩梦里无法脱身，岁岁穿着一身火红的嫁衣，被人合力向河中心推去。

　　她的身影是那么渺小，很快就要被水湮灭，尽管我当时的眼睛已经空洞无神，可她还是冲着我用力呼喊。

　　她告诉我：“妈妈你要好好活下去，一定要等到爸爸来接你。”

　　她摆着小手向我告别：“妈妈，岁岁要先走一步了，来世还要做妈妈的女儿。”

　　我痛苦地哭倒在梦里，岁岁，不要再跟着妈妈了，是妈妈无能，保护不了你。

　　如果还能有来世，你一定要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

　　再也不要有无休止的吵架，再也没有狠毒的爸爸，没用的妈妈。

　　妈妈希望你以后的每一世都能快快乐乐的。

　　岁岁，再也不见了。

　　我流着泪从梦中醒来，发现陆泽辰趴在床边，满脸憔悴。

　　他先是看见了我清明的眼睛，然后又小心翼翼拉起我的手：“对不起阿云，我全都知道了，对不起让你受了那么多苦，是我该死。”

　　他眼中含泪，又笑着告诉我：“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为你和岁岁报仇了。”

　　“我把温如雪和老太太都保释了出来，把他们千刀万剐溺死在了岁岁消失的河流里面。”

　　“那个坏女人再也不会活着和你作对了，没了岁岁，以后我们就好好生活在一起好不好。”

　　他握着我的手，将我搂进怀里，仿佛要将我融入他的骨血之中。

　 “阿云，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，我只是想求你给我一个可以用余生赎罪的机会。”

　　“我会用我的下半生好好补偿你，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。”

　　我用手拍了拍他的背：“不用了，你也不知情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

　　陆泽辰脸上挂着眼泪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：“阿云，你真的能原谅我。”

　　我没回答，转头看着窗外的花：“泽辰，春天来了，等我好些了陪我出去走走吧。”

　　陆泽辰喜极而泣：“好，阿云，你能想开就好，你想去干什么我都陪着你。”

　　我刚能走动的时候，去花店买了束花，是岁岁最喜欢的洋桔梗。

　　她的墓设在半山腰上，其实过了那么长时间，尸身早就打捞不到了，上面设的也只是个衣冠冢而已。

　　我把花放下，什么话都没说。

　　回医院的路上，经过横穿南北的一条长桥。

　　我问陆泽辰：“你还记得吗，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。”

　　他点头：“我记得，一直都记得的。”

　　我笑了：“那就好。”

　　下一刻，我抱着他一起跳下了湍急流过的江水中。

　　陆泽辰，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。

　　这才应该是我们的归宿。

　　全文完。